

重力小丑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04

译
DINKIN



SPRING

重力ピエロ

重力小丑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Juuryoku Pierrot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6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力小丑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吕灵芝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65-8

I. ①重… II. ①伊…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052 号


午夜
太
平
谢刚 主持



责任编辑: 杨 颖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65-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已故的鲇川哲也老师

目录

- 1 乔丹球棒
- 7 人性本色
- 10 吐司
- 14 轨道电车
- 18 埃格斯特朗
- 24 涂鸦艺术
- 30 天生毕加索
- 35 纵火案守则 I
- 38 23
- 46 毕加索和父亲的病
- 51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 I (前情提要)
- 59 侦探 I
- 63 梵高和父亲的价值
- 68 罗兰·柯克
- 74 地球重力和小丑
- 77 地狱变
- 80 桥 I
- 84 商务酒店的阴谋
- 90 JLG
- 97 两万八千年前
- 100 Engine 圆阵 猿人
- 105 DNA 检验
- 110 侦探作品的无聊流程 II (现场调查)
- 114 关于灵长类的讨论
- 118 JPG
- 124 涂鸦现场 I
- 129 来自未来的男人
- 134 纵火现场监控 I
- 140 逃亡者

目录

- | | |
|-----|-----------------|
| 145 | 印象派 |
| 153 | 赫本 |
| 159 | 仁 RICH |
| 165 | 心灵感应 |
| 171 | 53 |
| 178 | 品牌 |
| 185 | 母亲节 |
| 195 | 纵火案守则 II |
| 202 | 人类的智慧 |
| 205 | 桃太郎 |
| 212 | 鸡冠 |
| 217 |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I |
| 224 | 地球自转与赛马 |
| 231 | 费马、拉斯科、埃舍尔 |
| 239 | 侦探 II |
| 243 | 桥 II |
| 249 | 入侵者 |
| 256 |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II |
| 260 |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
| 267 | 涂鸦现场 II |
| 271 | 监视纵火现场 II |
| 279 | 布谷鸟的巢 |
| 282 | 松弛 |
| 289 | 独白、对话、节拍 |
| 296 | 侦探 III |
| 307 | 猎犬 |
| 318 | 花 |
| 323 | 国际标准 |
| 329 | 生命 |

乔丹球棒

春从二楼落下来了。

但凡听我这么说的话，都会露出厌恶的表情。有人会指责我滥用辞藻、故作高雅，以为那是我异想天开的比喻方式。要么就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四季可不是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哦。”

春，是我弟弟的名字。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弟弟，不是那个水面上飘落樱花瓣的季节。

春比我小两岁。他出生那天，正好是巴勃罗·毕加索因急性肺水肿去世那天，亦即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

弟弟出生那天，我十分兴奋。尽管我自己不可能记得当时的场景，但一定是那样的没错。至少，我当时肯定没注意到双亲的苦恼，以及周围那些人冷漠的目光。

弟弟从二楼掉下来那天，是十六年后，也就是他念高中的时候。

念大学的我当时在家无所事事，正好有人打来了电话。还记得当时已是黄昏，大概六点左右。“老哥，我有事要求你。”

弟弟从没对我说过“有事要求你”。

“我想让你帮我带个东西过来。”

“什么？”

“乔丹球棒。”

我愣了愣神，又想了想，总算想起来了。“啊，那个乔丹球棒啊。”

那时美国有一个名叫迈克尔·乔丹的篮球运动员，可能现在还很活跃吧。

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乔丹可是名副其实的现役篮球之神。得分王、MVP、称霸NBA、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球场上仿佛不存在他办不到的事情。

这位篮球之神还年轻时，我父亲曾经去美国旅游。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没有受到癌症的侵蚀，顺带一提，我母亲也还健在。

父亲回国后，得意洋洋掏出来的礼物，就是那个有着迈克尔·乔丹签名的木制球棒。还是双色的。

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会选择那样的礼物。为什么要在打棒球用的球棒上签名，为什么是迈克尔·乔丹。

我们甚至无法判断那个签名到底是不是真的，但鉴于我和春都具备假装高兴的基本礼仪，尽管没有假意争抢，还是把球棒带到户外，挥了几下装装样子。

几年后，看到迈克尔·乔丹从篮球场隐退，玩起了棒球时，我不禁吃了一惊。不仅很难想象篮球之神向其他体育事业发起挑战，勤勉练习的身影，更觉得父亲带回来的那根球棒仿佛成了某种征兆。

“对，就是那根乔丹球棒。”春很认真地回答。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哥哥，快帮我拿过来，开车过来。我现在在学校，我们高中。你知道校门后面那个面包店吧。拜托了，全靠哥哥你了。”

“现在就去。”我颇为激动地回答。

我从后院仓库里翻出乔丹球棒，开着父亲的车就出发了。记得

把球棒扔进仓库时我们好像对母亲说过什么借口，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春早已等在面包店门前。我随便找了个地儿把车停下，把球棒递给了他。“谢谢。”他微笑着对我说，那笑容里甚至还带点崇敬，“那我们走吧。”

“啊？”我莫名其妙地说，“到哪儿去？”

“去教训他们。”

我赶忙追上说走就走的弟弟。

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仿佛完全掌握了自己的目的地和需要完成的使命。就像“冬天”结束之后，渐渐走向舞台入口的“春天”那样。我手忙脚乱地跟在意气风发的弟弟身后，不明就里。

走进校园后，我要求他把事情经过给我解释一遍，因为我感觉自己至少有权利知悉这些。他只回了我一句“我们要到体育器材仓库去”，然后就拿着球棒加快了脚步，边走边向我解释起来。

他们班上有个趾高气扬的女生，因为爸爸是县政府议员，就对所有同学颐指气使。最糟糕的是，她长得还很丑。于是有几个很不喜欢她的男生聚集起来，正在策划。

“策划什么？”

“班上的男同学似乎很生气，要搞她。”

“搞她是什么意思？”

“就是强奸的意思。”

我吃了一惊，马上发起怒来。“真的吗？”

“他们说要干她。”

春极度厌恶用“干”这种抽象的动词来轻浮地描述性行为。

“那跟乔丹球棒有什么关系？”

“我要赶走他们。”

当时春的行动是那么简洁明白，那么华丽动人。

我们来到器材仓库，听见里面隐约传出女生的悲鸣，和好几个男生的声音。

因为兴奋而沙哑的男声听起来无比刺耳。

等我回过神来，春已经冲了过去。连盯上猎物的猫科动物都要比他谨慎。他像支离弦的箭一样，顺着体育馆一侧的应急台阶冲上了二楼。

我慌忙跑到窗户旁，窥视里面的情形。

春从二楼掉下来了。

我看到了。我弟弟从外面打开窗户，双手举起乔丹球棒，猛地跳了下来。他膝盖一曲，如同降落在高级地毯上一般，轻巧地着地。我以为他要直起身子，怎知他却像弹簧一样猛地挥起了球棒。

球棒依次砸向三个男生。不知是否是巧合，三个人竟由矮到高地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

对手试图起身，春毫不犹豫地再次动手。球棒击中男人的后脑勺，发出击打太鼓的声音。

不到一分钟，场上还站着的人就只剩下春了。

“太厉害了。”我这才走了进去，感慨道。

三个男生在地上挣扎扭动。其中一个人的裤子已经退到了膝盖以下。真丑陋啊，我心想。

春倒是很冷静。连大气都没有喘，右手拿着乔丹球棒，平静地站着。

可惜事情还不算完。

“春君，谢谢你。”倒在地上的女孩子站起来走到了春身边。明

明几分钟前还被三个男人围在中间，现在却全然看不出胆怯和动摇。连被掀起的裙子都没有扯回去，那女生就带着这么诡异而俗媚的气息，握住了春的手。

“你救了我。”

春的动作依旧迅雷不及掩耳。

他猛地一转乔丹球棒，用握把指着女生，像突刺一般戳中了她的腹部。力道极大，毫不手软。

女生捂着横膈膜处倒下了。大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看样子是呼吸有些困难。等她好不容易顺过气来，马上开始了连篇的辱骂。

弟弟面不改色，表情冷淡。“我又不是来救你的。”

我不禁感到甚为愉悦，还开心地拍了拍春的肩膀。之后，我们俩离开了体育馆。

“那女人真的很讨厌。”

“我懂。”我说。

“要不是他们的手段太卑劣，我才不会管。”

“我懂。”我又说了一遍，“不过，什么样的手段才叫不卑劣呢？”

“比如用球棒揍一顿，类似的方法多得是啊。”他挥舞着乔丹球棒说。

“那样就很有品吗？”

想必对春来说，区分有品没品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涉及性行为吧。

其实我有点担心春会遭到报复。被他用球棒揍了的那几个男生虽然不至于伤到住院，但还是跑了好几趟医院才算痊愈，而受到侮辱绝不忍气吞声，是不良少年的正常想法才对。

就算晚上睡觉时，我也会担心弟弟被他们叫出去痛殴一顿，总

是惊醒过来，为此有些慢性睡眠不足。

可是，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春并没有遭到报复。

可能是因为他也用球棒把那女生给揍了吧。

公平的人一般都不会受人非难。

后来又过了十年。

我马上要开始唠唠叨叨讲述的，是有关遗传因子和纵火案的故事。这是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弟弟的事。

人性本色

春之所以对“涉及性的事物”抱有近乎憎恶的感情，是有原因的。而且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原因。

春与我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我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父亲却不同。

一般人听到这里，大抵都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们通常会认为我是母亲带着嫁进来的孩子，春则是母亲与现在这个丈夫生的孩子。

其实不对。全错。首先，我们的双亲从未离过婚，也没有再婚过。

记得是我一岁的时候，当时临近夏天，母亲被突然闯进家里的男人袭击了。说白了就是被强暴了。那时候她怀上的就是春。

我不记得当时的事情。可能记得，但想不起来了。如今也不打算想起来。

事情发生十天后，犯人被抓住了。是个惯犯，还未成年。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经验丰富的强奸犯。专门挑忘记关门、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闯进家去行凶。威胁妈妈说要对孩子施暴，以此来强暴女性。虽然办法老套，却很有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手段甚至值得赞赏。据说那人有时还会盯上小学生，因此作为一个强奸犯，他算是比较没品的那种。

当然，罪犯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被送到少管所去了。

那人在仙台市内独自犯下超过三十起强暴案，被害人十岁的小女孩，还有四十岁的孕妇，行为如此恶劣，他却只在少管所待了几年，装出一副已经反省了的样子，就这么被饶恕了。因为他尚未成年。因为他没有杀人。因为强奸充其量跟交通事故差不多。

少年犯的个人信息不会让被害者家属得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透露。当时的法律机制就是如此。

我刚满二十岁时曾经浏览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后来发现有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强奸发生的现场地图，只记得当时自己简直要气炸了。

那张地图上，像游戏完成标志一样画满了小旗。我当时猛然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恐怕不只那个强奸犯而已。

那个标了三十多处犯罪现场的地图，俨然是犯人的功勋记录。

总之，若没有人类本源的“性”的劣根性，春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抱着球棒从器材仓库出来的春表情并不爽快。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没有哥哥，我可就伤脑筋了。”目光却茫然地投向远方。

春最敬爱的甘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断绝人类的情欲，就必须限制食物摄入，或彻底断食。”

想必当时的春就想用球棒来代替食物完成那项事业吧。至少他不是为了解救那个蠢女人而去的。而是为了将人类的原罪，作为人性的“性”从根源上剔除，这才挥舞着乔丹球棒跳了下去。

那以后，我偶尔会做梦。

握着乔丹球棒的春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一刻的那张床上，挥舞球棒，狠狠砸向正在侵犯母亲的男人的后脑勺。

我在梦中的行动从来只有一种。大叫着“住手”试图挡住球棒。“白痴，真的打下去你就无法出生了！”我大叫着。

可当我回过头去，却看到母亲的连衣裙被掀起，正在被恶徒强暴。我轮番看着母亲和春，摇着头，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干脆捂住耳朵大叫起来，想痛骂那个并不存在于世间的东西，无法作出决定。然后我会惊醒，感觉再糟糕不过了。

吐司

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公司真的被烧了。

当然，楼龄五年的二十层建筑不可能因为一个点着的垃圾袋就被烧毁，那样只会被火警探测器浇灭。可是，因为人为纵火导致自己的公司被烧，这个消息却也挺打击人的。可能有人觉得“这地方烧了也无所谓”，甚至有可能有人认为“这地方就该烧掉”。

东侧出入口外面是员工用的自行车停放点，里面就是纵火现场，那里堆满了可燃垃圾的袋子。由于我的公司保管着大量个人信息，每天都会出现山一样的文件。那些文件全部都要进碎纸机，再放到大楼背后等专业人员来收，这次被烧的就是那堆碎纸。

足有五平方米的空间被烧了。到处都扯着黄色警戒线，站着不知道是不是警察的制服人员，见人就说“现场严禁入内”。

“哟。”我听到有人打招呼，转头一看，是跟我同一期入职的高木。“这可是纵火啊，纵火。”

“搞什么，你好像很高兴嘛。”

“最近仙台市内的连续纵火案不是很热闹嘛。很可能就是那个，连续纵火之一。你没看新闻吗？我可兴奋了，这不，一大早就来看火候如何。”

火候如何，那不是紫外线烤肤沙龙和烤肉店里用的词吗？

“原来你为了这种事还是可以迟到的嘛。”虽然我们部门不同，但高木的迟到却是全公司闻名的。

“人类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时刻还真不会迟到。”说这种话居然也不会脸红，“人类之谜。”

我再次看向被火烧黑的墙壁。其实，比起自家公司被纵火，还有别的事情更让我惊讶。

昨晚春在我公寓的电话机上留言了。

“哥哥的公司可能会被人纵火，你最好小心一点。”这就是他的留言内容。

当时我觉得这种冷笑话真不适合春的性格，便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竟然说中了。

“春说对了。”

“怎么了？”高木反问。

“没什么。”我含糊地回答，“你看这面墙像不像烤焦的吐司。”

“据说是有人泼汽油点的火，结果很快被管理员发现了，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犯人还没被抓到吗？”

“没被抓到。不过动机可能是压力吧。”高木嘴上说“可能”，语气倒是十分肯定，“以往的纵火案，不是为了报仇就是为了释放压力。或者是因为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啊。”

我们公司就是处理“遗传基因信息”的企业。在这座二十层大楼靠近屋顶的地方挂着一个大大的“G”字招牌，那是“遗传基因”，即“GENE”的首字母。

“纵火是不会遗传的。”我一脸认真地回答。